



天鹅

救命钱

□李顺

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。

这天,冰城五棵柳农贸市场热闹非常,各种机车的喇叭声,菜农的吆喝声,买菜大妈的说笑声,交织在一起,偌大的市场一片繁华的景象。

上午十点,在菜市场门口,竟出了车祸,一辆卡车把一辆卖菜的小四轮撞飞,被撞成两截的小四轮后车厢翻倒在地,一车窝瓜全抛在地上,小四轮车上两个人全负重伤,昏迷不醒。交警及时赶到,120把伤者送附近医院抢救。

受重伤的两个人一男一女,有人说是一对菜农夫妻。他们住进了医院,一车厢的窝瓜横躺竖卧,散落在四处,无人照管。有几个市民便蠢蠢欲动。有的拾起窝瓜放在自己的菜篮子里,有的一手举起一个窝瓜,看样子是准备拿回家自己享用。这时候,猛听到有人大喊一声:“把窝瓜都给我放下,趁人之危抢人家东西,还叫人吗?”过往行人不由得向那人望去,这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大汉,虎背熊腰,满脸凝重,说话声响如洪钟,很有震慑力。只见他身穿运动服,头戴运动帽,手正指向那几个拿窝瓜的人。又听他喊道:“这车窝瓜是农民兄弟的血汗钱,如今成了救命钱,忍心拿吗?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帮助他们把这车窝瓜卖掉?”“我愿意!”立即有人举手应和。我当时路过现场,对车祸有所了解,对这位“运动帽”的话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,便义不容辞地加入到志愿者行列。“运动帽”颇有大将风度,立即排兵布阵,安排我们四名志愿者两人一组,分别在两个角落进行义卖,并安排说不用称,论个卖,大的10元,小的5元,主要靠你们做宣传工作了。你别说说,有许多市民了解情况后,5元一个硬给10元,有的拿出50元,只买两三个窝瓜,说多余的钱就算是捐款了,当时感动得我收钱的手都有些发抖。为了清白,我俩找了个空纸箱,把卖窝瓜的钱都扔进纸箱里。不远处,“运动帽”一个人在叫卖,边宣传边吆喝。

也许我们五个人卖得太努力了,也许是市民有太多的同情心,一车窝瓜不到两个小时,便销售一空。我们两伙志愿者会师后,忙乱中,却不见了“运动帽”,这便引起我们四个志愿者的议论:“他不会把钱卷走了?”“画龙画虎难画骨啊!”

卖窝瓜的钱汇在一起,一共是2335元,我们把钱交给交警,交警说:“我代表司机感谢你们的帮忙,其实这也是救命钱啊!这样吧,你们和我一起去医院送钱。”

当我们和交警把钱交给伤者家属时,家属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,流着泪,不住地感谢。正要走,只见一个人风风火火地走过来,手里拿着一沓钱,边走边喊着:“谁是受伤司机家属?”这人不是别人,正是“运动帽”。我嗔怪他上哪去了,他红着脸说:“我回了一趟家,在家取出2000元钱,连同卖窝瓜钱,一共是3520元。”他又豪爽地对我说:“你们是误会我了,没关系,我只注重结果。”多么实在的一个东北汉子啊!真够爷们!我暗自责怪自己不识金镶玉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我快速地从内衣兜里掏出随身带的600元钱,放到伤者的家属手中。



扫码关注天鹅

龙江故事来稿请寄:
a84655106@163.com

黑龙江日报
黑龙江省作家协会

关于圣彼得堡的视觉身份,诗人约瑟夫·布罗茨基在《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》中曾经这样写道:“安静,不动,这座城市耸立着,看着四季的流逝。在彼得堡,一切都可以改变,除了它的天气。……温度计愈是降低,这座城市看上去就愈是抽象。摄氏零下二十五度已经够冷的了,但是气温还在不断下跌,仿佛收拾了人民、河流和建筑物之后,还要把理念、抽象概念也埋掉。”在这座城市三百多年的历史上,不仅经历了几次名字的变迁——从彼得堡到彼得格勒,再从彼得格勒到列宁格勒,然后又回到彼得堡——而且还遭遇了20世纪30年代的“大清洗”、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漫长的九百日围城,俄罗斯影片《离春天还有三天》讲的就是二战时期发生在列宁格勒的一个谍战故事。

故事始于1942年2月,其时,列宁格勒已被德军围困半年之久,德国情报机关“阿勃维尔”在列宁格勒策划并实施了一次秘密的病毒战,准备以瘟疫来毁灭这座城市,国家安全机构的上尉安德烈耶夫和女医生玛丽茨卡娅只有72小时来进行惊心动魄的应对与拯救,离春天还有三天,这便是整个故事的由来。在经过种种

努力之后,间谍网最终被彻底摧毁,而最大的拯救却是布罗茨基笔下所描写的寒冷气候,严寒不仅帮助男女主人公成功阻止了瘟疫的大面积爆发,而且根据史料,前苏联卫国战争的诸多战役都是依靠天气取胜。影片对间谍们的活动交待得不多,但间谍们的代号似乎都各有暗喻:雕刻刀象征着列宁格勒是块坚硬的石头,需要长时间的磨砺;帽子意味着伪装,但可能随时都会被摘掉;老狼则代表动物凶猛,却挡不住汹涌的子弹。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

导演亚历山大·卡萨特金不仅对这座城市的历史着迷,而且对到处弥漫的艺术气息着迷。作为俄罗斯文学的诗歌与散文之都,即便是在战争期间,彼得堡或列宁格勒也同样焕发着它无穷的魅力,肖斯塔科维奇的《列宁格勒交响曲》即是其中最好的一例——在某种意义上,《列宁格勒交响曲》可以看作是一篇波澜壮阔的散文。与所有展现这座城市历史的电影一样,这部影片同样没有忘记向伟大的艺术致敬,当玛丽茨卡娅来到一位已经逝去的老人家中,看到钢琴上的乐谱《列宁格勒的华尔兹》,并坐在钢琴前弹出一串优美的旋律时,那

些沉睡在冬天最深处的美好事物都在一瞬间得到了复苏,春天已经近在咫尺。2009年的电影《列宁格勒》也有同样的情节:歌剧女演员在隆隆的炮火声中,一边弹钢琴一边高声歌唱着咏叹调,时间在黑白琴键上凝固成永恒,饥饿与寒冷都无法阻止春天的脚步。然而,春天却是危险的,因为天气一旦回暖,随着瘟疫的迅速蔓延,列宁格勒将变成一座死城。所以,离春天还有三天,危机重重,惊悚无比。

这部电影深刻而简约,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,只有善与恶在人性中的交织,它不回避历史,也不进行诘问,但处处都充满了反思。对善恶之辨,早在17世纪,约翰·弥尔顿就说过“藉恶以知善”,即对善的考验必须借助相反的事物。事实上,就间谍片的套路而言,这部影片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,毕竟,对于由小偷、盗窃犯和投机倒把分子构建的间谍网,将其一一击破是件很容易的事。影片中最具悬念的是玛丽茨卡娅的命运,在她协助安德烈耶夫完成调查之后就要被执行枪决,在影片的最后,当安德烈耶夫满怀悲情地与玛丽茨卡娅吻别,等在房间外面准备行刑的中尉连同半

你的苟且或是他的诗与远方

□刘诚龙

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,看了则如何?世界客房那么远。

这不是我活得多,感慨就多,我活得多,感慨一直不多;见到的都是别人在活,顺便替别人感慨。各位还记得两年前,河南省实验中学顾女士少强老师吗?顾老师曾以十个字,载入“史册”: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(人称史上最具情怀),你在远方,还好吗?

还好,还好。两年后,顾老师,呵呵,应该称顾老板娘吧,在四川成都郊县一个叫街子的古镇,开了一家“远归客栈”;去年底,生了孩子小鱼儿:“现在,每天,她早上带小鱼儿去市场赶集买菜,新鲜的蔬菜水果,放心的猪肉,和当地人一样过着简单的生活。下午,带小鱼儿去老街逛逛,和镇上的小朋友玩耍。傍晚,带小鱼儿去广场看跳舞,几千年的银杏树就在眼前。”

嗯。这就是顾老师的诗与远方?相夫教子,买菜煮饭,逛逛老街,看看广场舞,各位,这不也是你目前的生活?我看到顾老师一张比较“远方”的玉照是:顾老师背后是一处小湖(小湖有点像口塘噢),湖后是一片花山(山有点小啊,菜园一般);而非常“远方”的是:顾老师腹前,箍着一片围兜,围兜里有个袋子,袋子里装着“小鱼儿”,顾老师笑得挺腼腆,小鱼儿笑得挺开心——这或许是最具远方感的诗了吧?

是挺远方的。山区那些农村的新妈妈,用的不是围兜,是小背篓,小背篓晃悠悠,多少次孩子睡在背篓里,尿湿了妈妈的背;我老家没那小背篓,只有簸箕与谷箩,我娘去高诗塘(诗是同音词,老家肯定不是这么写的),我和诗意一下)上锄红薯土,便一头压块石头,一头挑着个人头,一路晃悠于开满鲜花的山路——这个这个,离我挺远方了,想来蛮诗意的啊。

想着这首诗,我的心充满惆怅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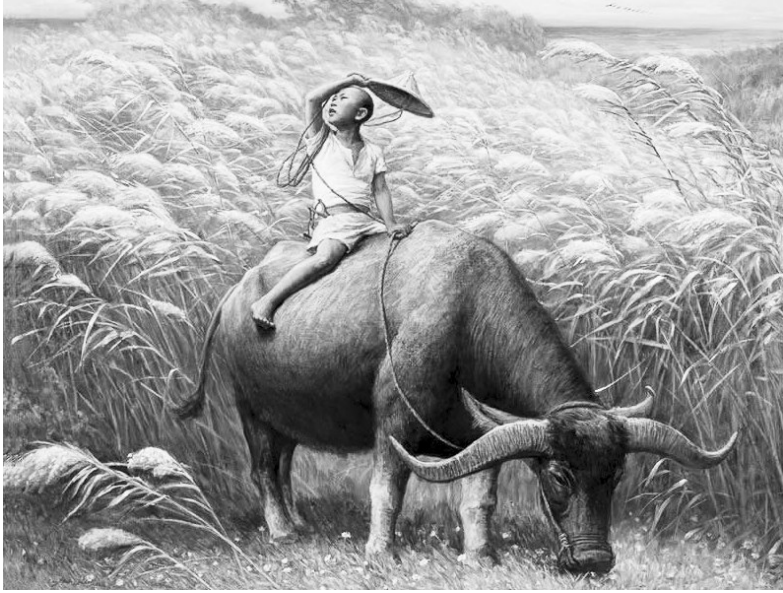
不为别的,只为那弯弯的月亮,只为那今天的村庄,还唱着过去的歌谣。我老家很多像顾老师一样的姑娘与新娘与初为人母的蛮娘,在今天的村庄,依然过着这种生活,她们的谷箩与簸箕里,担着孩子,也溢满着幸福,不过,停锄挂下巴,月夜坐西窗,她们也遥望着城市里的红男绿女,无限羡慕,时不时粉拳捶着她男人:你有没有本事,带我去远方?农村是广阔的天地,那里大可作为,可是,亲爱的,谁想在广阔的天地里大作为?多想的是在小小的车间,在小小格子间,耳不闻流水单曲回放,脚跟在流水线双腿来回。

车间与格子间,恰是我往复站啊,来回走啊,让人想刺穿的地点,我苟且生活的地方,便是他期待着的远方?我的远方一点并无诗意;我现在也相信,我想象中的远方,也定然是吃喝拉撒,衣食住行,柴米油盐,说话聊天,拽坝扶锄,案牍码字,与老婆大吵三六九,小吵天天有;老婆是别人的好,你也是他人的别人——他人是你的远方,你也是他人的远方。

我丝毫没有取笑顾老师的意思。跟你讽刺我的不一样,我对顾老师格外地羡慕嫉妒恨,以前的顾老师吃“国家粮”,住省会城市郑州,而她毅然辞职,去了一个小镇,自食其力,嫁作人妇,洗衣做饭,相夫教子,享受恬淡、巴适、安然的生活。

我敬佩顾老师的是,她曾经有过远方,放弃眼前的苟且,去寻找自己的诗意,这要有胆量,要有闯劲;我更敬佩顾老师的是,她不曾永远都望着远方,放弃远方的诗意,来过着自己的苟且,这要有定力,要有担当。若是嫁了老公,天天在路上,若是生了孩子,夜夜去他方,那生活如何过得下去?

我想说的是,人生要有远方,人生尤要过好日常。清朝张履祥曰:“米盐妻子,庶事应酬,以道心处之,



李自健油画作品乡土童年系列之《牧牛》

无非道也。”生活中,我们最应该学习的,复习的,温习的,是习以为常的日常课。辞职一回可,二回可,三回四回,还可?离婚一回,可,离婚二回,可,三回四回,还可?出走一回可,出走二回可,出走三回四回,还可?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,去了不熟悉的地方,变成了熟悉的地方,也一样没有景色。

远方是提供我们过脚的,不是给我们落脚的。我们要去远方看看风景;但生活不会都是风景,看一看,你就回归吧,生活永远是日常。与永远在路上之标语比,我更喜欢:永远在日常。“把念头沉潜得下,何理不可得?把志气奋发得起,何事不可做?”下班回家,把卷书房,那三尺之地,也是天宽地阔;清早上班,钻研一事,那枯燥流程,或也事功流传——把一件

事做得最好,你就走得最远——不是地走得有多远,才算走得远,而是事干得多好,你才能走得多远。不是你走得有多远,你生活才过得得好,而是你生活过得得多好,你人生才走得得多远。要把念头沉潜下去,要把志气奋发起来,则不论在远方,还是在脚下,理都可得,事都可做。我们多想想活在当下吧,不老是想着玄远;我们多想想活在现场吧,别老是想着梦幻。世界哪里大?当下为最大;世界哪里大,兴趣为最大;世界哪里大,热爱为最大;世界哪里大,事业为最大;世界哪里大,孩子爱人为最大;世界哪里大,日常生活为最大。

这话酸?不酸;这话不酸?也酸;远方挺酸的,日常自也酸,生活本来就是酸酸苦辣。可是,安顿我们的不是远方,而是日常。

自然最好。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,而是心灵所朝的方向。董其昌说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人的确是需要走过千山万水的。经历得越多,生命就越厚重,美好心灵就是从厚重的生命中磨砺出来的水晶,朝着善的方向,熠熠生辉。

一回首一驻足,我们都会惊叹人生太短。心灵美好的人,不会花时间去讨厌自己讨厌的人,因为那样就少了时间去爱自己喜欢的人;心灵美好的人,不会花时间去计较烦心的事情,因为那样就少了时间去体验开心的事情。

微笑的眼睛,才能看见美丽的风景;简单的心境,才能拥有快乐的生活。

美好的心灵,就是怀着慈悲,简单,时时露着微笑的心灵。

霍霍粥记

□朱明东

东方有粟,西方有薯,相隔万里。经颠沛历波折,聚北方乡土之上,加油加料,旺火烧清水煮。上下翻腾香气萦绕,两刻后成稠一锅,名曰霍霍粥。

入秋后,母亲就会给全家人熬一顿又一顿由小米和土豆混合一起的霍霍粥。谷子产量低,小米很名贵。而起土豆时,垄沟垄台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白白胖胖的土豆,不一会儿就装满一麻袋。故熬粥时,自然是多搁土豆少放小米。母亲手巧,切土豆也能切出一种工艺来。或块或条,大小一致,与小米在一起翻江倒海进行煮,锤一灶艰辛烟火炼一缕苦日子的甜。煤油灯下,一碗碗霍霍粥总能把全家人拢在一处,虽是生活寡淡,却也能吃出幸福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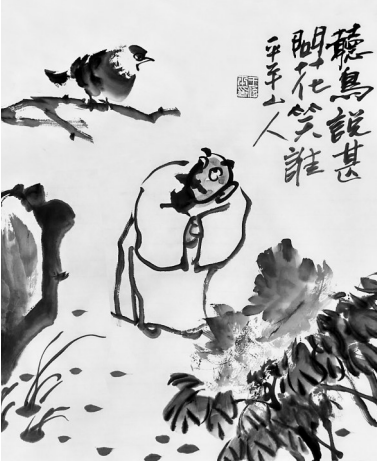
那年月,哪家锅里的干饭也不多。秋收时,一些人家就忘了青黄不接的缺粮日子,像过节一样添食加量。张大嘟嘟就曾大言不惭:“每天要不吃他几碗小米干饭,浑身上下就不得劲儿。”土豆虽然家家有,但却分文吃和武吃。文吃一般都在土豆刚下来时,有节制地挖几个回家炖菜、炒菜吃,武吃主要指集中起土豆时,放开量炖,炒之外,还可以炖着吃。土豆起回家,吃法就从文变成了武,吃剩下的则喂猪。反正,人不能挨饿,猪也不能挨饿。为了省小米,做霍霍粥时就多放土豆。母亲说,吃不穷穿不穷,算计不到就受穷。那些没刨坏、较大且周正的土豆,母亲绝舍不得做粥。做粥的,多是歪劣和被损的。母亲熬霍霍粥,绝不浪费,更无霍霍可言,霍霍的只是那粥的名。

自家的土豆起了好几麻袋,似乎够平常吃的了。可母亲想,米缸不满,再多的土豆做霍霍粥也不夸堆儿。秋风刮了起来,天开始冷落大地。母亲扛起工具领着几个孩子走出家门,走向早已起完土豆的大地。因耐不住辛苦,一些人家就省去了遛土豆这个环节,地上的土豆被收回去了,地下的土豆却遇在萧条的田间。母亲细心地刨着土地,汗水顺着她俊秀的面颊簌簌流淌。她在前面遛,我们几个跟在身后捡。秋风把不远处杨树翘子上的树叶都吹了过来,一枚一枚,金黄金黄的。遛出来的土豆装了一筐又一筐,那条麻袋都快装满了。风吹乱了杨树叶儿,也吹乱了母亲的头发。可在母亲那饱含艰辛的脸上,却时不时泛起几丝收获的喜悦。

土豆遛的不仅是一种辛劳,还能遛出一个人的品行。李老怪从不遛土豆,自家的土豆早在10多天前就起完了,宁可让那些埋在地里的土豆腐烂,也不让别人来遛。见我们来他家里遛出这么多的土豆,顿时眼红起来。他站在我们面前,早没了平素里的那份和善,拉拉着脸,说老天爷没给他腾出遛土豆的时间,却让外人抢先把土豆遛没了。我气不过和他讲理,母亲却连忙制止。她陪着笑对李老怪说:“大叔,你别生气,遛出这袋土豆我们不要了,都还给你。”李老怪阴着的脸霎时开了花:“嘿嘿,这咋好意思呢,这咋好意思呢。”我们刚要走,李老怪却又道:“这一麻袋死沉沉的,我咋弄回去呀!”母亲扭过头:“没事儿,一会儿让孩子他爸来帮你送回家。”

倘若没遛了小米,那霍霍粥只能叫土豆粥。谷子收割后,谷子地一片苍凉。村小学每年组织学生为生产队捡粮,名曰勤工俭学,捡到的谷穗背到场院称秤。粮食分量由班主任、生产队会计和学生本人分记。年末分红时,学生也能快惊喜。当然,我的这份惊喜都在供销社书柜前换成了小人书,不提也罢。在短暂的一生里,母亲勤劳节俭,从不贪人便宜。她常说,做人要有骨头,只要你勤快,就不会总受穷。在母亲的操持下,那些年家里的日子虽说艰难,但全家八口人却从未挨过饿受过冻。虽说颗粒归仓,但母亲总不相信绝对的事情。集体捡粮后,允许私人捡粮。母亲领着我们在谷子地里到处捋摸,最终总能捡到一篮半筐谷穗。远处的谷子地刚收割,成捆成捆的谷子还码放在地里,幼小的弟弟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那里偷拽谷穗。母亲见状,急忙跑过去,扬起手就是一巴掌。弟弟大哭起来,母亲哪管那个,又将弟弟篮子里所有的谷穗倒在捆堆上。母亲余怒中又冲弟弟喊:“你这哪是捡粮?你这是偷!嫌捡得慢啊?嫌慢就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!”秋风飒飒,把弟弟的哭声连同母亲的喊声吹得很远很远。

霍霍粥非名吃美食,比不上今天大江南北的这个粥那个粥。它没有花里胡哨的名称,也未形成什么品牌注册什么商标,却在艰难日子里管你饱管你热,养心养胃保你康健。它出身清贫,藏在岁月中不失文化品性。它生命不繁琐不张扬,简单的工艺里有朴实的思想在闪光。而与它同时闪光的,还有一种生活态度和品质上的坚守。真的,我喜欢霍霍粥,喜欢霍霍粥的味道。它就像母亲的气息,温暖而亲切。我怀念母亲,怀念祖孙三代同桌共进霍霍粥的日子。我想,只要心里装着母亲,装着整个家族,我的霍霍粥就会香气不绝,甜美悠长。



王俊平漫画《听鸟说甚 问花笑谁》